

弄堂有个吴阿姨

◆ 安 谅

兴和里住着二十多户人家，吴阿姨住在弄堂口，进进出出都要经过她家。吴阿姨六十多岁了，身材瘦弱，但嗓门挺大的，声音响亮而尖细。原来她在一家纺织厂担任车间主任，历经了下岗、提前退休，现在完全是一个家庭妇女。

除非黑夜和刮风下雨，吴阿姨家的门时常敞开着，抵着门的是一把高靠背的小竹椅。吴阿姨好像总是闲不住，忙这忙那的，偶尔也会在这个小竹椅上小憩。明人曾在这弄堂深处的朋友家小住了一段时间，吴阿姨的尖嗓门他是充分领教的。隔三差五，吴阿姨的嗓音就会传来，弄堂口吵吵闹闹的，吴阿姨的声音不用说是最高调的。

朋友告诉明人，说这吴阿姨爱管闲事，弄堂里的人都称她为马大姐，有的人还称她为事儿妈。那天，明人和几个老男人在弄堂口站着闲聊，那些人点了烟，大口地吸，也大口地喷吐烟雾，有人走过或捂鼻，或者用手去驱散弥漫过来的烟雾。吴阿姨就不客气了，说你们这些男人少抽点烟，不是把你们自己毒死，就是把人家吸二手烟的害死。她直人直语，大马金刀的，让人听了心里很不爽，有人就和她理论起来。她也毫不怯弱，声音的频率高过了他们。还是明人最后劝了他们，人家也是好意，息事宁人吧。不

过吴阿姨事儿妈的风格也感受到了。

有一次弄堂口又吵开了，弄堂内外的人都凑了过去，原来是一个小伙把共享单车放在弄堂口，吴阿姨一定要让他推走，你在这个路口一放，谁还能方便地进出呢？小伙子脾气也大，很犟，他把车子一放就想走。吴阿姨拽着他的胳膊，不让他走，两人就这么争吵起来。小伙子骂她，你就是个饭泡粥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吴阿姨颈脖青筋都暴露了，赤红着脸，说，我就是爱管闲事的老太婆，我就是不让你停，不让你走。还是明人和大家一再劝慰，让那小伙子把车推走了，弄堂口才渐渐平静了下来。

这天，明人想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去一下，到了弄堂口准备叫出租车，吴阿姨正好从家里走出来，把门锁上，像是要出门。

她看到了明人，就问：阿弟到哪里啊？

明人客气地和她说：要到曙光医院去，正在打车呢。

吴阿姨说：到曙光医院叫出租车干嘛？你直接上公交车，坐一站路就到了，又快又省钱。说着，她还催着明人说：走啊，我也是到那里去的。

明人平常还真不大坐公交，一听吴阿姨这么说，一时也没叫到车，

就跟着吴阿姨走了几步，果然，公交车就在前面。只稍等了一会，车就来了。公交车很宽敞，人少，上了车就有座位，一站路很快就到了，下了车，就是曙光医院的门口，还真是方便。吴阿姨也是从这站下的，看着明人进医院门口，还和他招招手说：我说的没错吧，多方便！

明人说：是啊，真方便，谢谢你！吴阿姨跟着高声喊了一句：省点钱，给你家人多买点好吃的。

明人一想，这吴阿姨闲事管得还挺宽，不过还是挺有人情味的嘛。

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，是弄堂里的一位小女孩说的。事因隔壁弄堂发生了一件抢劫连同被强奸的案件，弄堂口也贴了一张被通缉的嫌疑人的照片。一看这照片，小女孩大吃一惊说：就是这个家伙，上次半夜还跟着我，到了弄堂里，幸亏吴阿姨正站在家门口，看看她再看看那个人，觉察不对，高声盘问他。没想到这一声盘问，竟然把那个男人唬住了，他吓得调头就走了。要不然这个案子要发生在她的身上了。

如今，兴和里的人，走过吴阿姨的门，总习惯往里看看，看到吴阿姨，就好像是保安在那里值守，心里总会感到一种踏实。

吃 蛋

南宋 刘义庆 原作
韩伍 改编并画



王阿昌天生是个急性子，肝火也特别旺，每次吃饭，他总是不断地拍打桌子：“吃了吃了，快上菜！快盛饭！”那天实在催得急了，老婆只得先端上一碗剥了壳还没有加工的熟鸡蛋。他举起筷子夹了一个便往嘴里送，但是还没有送到嘴边，鸡蛋就骨碌碌地滑到地上去了，在地上快速旋转，他扑到地上去捉鸡蛋，刚碰到手便又滑掉了，他又摸了个空。他对准鸡蛋一脚踢去，指望它反弹回来时接住，而这一会，鸡蛋却在角落里团团地旋转着，他气得索性趴在地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看那鸡蛋一个劲地旋转，牙齿却咬得格格作响。等那鸡蛋旋转停止了，他轻轻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双手举起筷子，朝地上的鸡蛋刺去，筷子插到了地上，而鸡蛋却又一次滑掉了。

他开始把火气朝老婆身上发了，大声地骂起来：“你这是煮的什么鬼鸡蛋，叫老子怎么吃？”然后干脆左右手开工，一口一个蛋，连吞带咽地下了肚，来不及咽下的，吐得满地都是。王阿昌气得在床上睡了一整天，把晚饭也免了。



买狗

◆ 杨子明

张老汉担心家里安全，趁着墟日到市场买只看门狗。正好遇到邻村的姨甥也买看门狗。看来治安形势总体严峻，买狗看门有备无患。

姨甥选了只大黄壮狗，耳朵直竖，狗眼有神，牙齿锋利，很有狗型。卖家说这狗会潜伏、会扑贼。看这壮狗龇牙凶眼，一般人看到都惊怕那种，何况心怀鬼胎的贼人！此狗是个凶猛卫士，狗价正好整数一千元，姨甥满意地牵走。

张老汉觉得千元买狗太贵了，只好另选便宜的，反正家产不算丰厚。旁边就有一只灰色老狗，牙齿不全，耳朵半聋，毛局部脱落，邋邋狗的类型。叫价三百。价钱还合适，老汉一脚过去试试狗的反应，脚还没到，狗就夹着尾巴，蹲缩一旁，嗡嗡的叫声低沉而凄厉，这是一只敏感的怕死狗。见老汉犹豫，卖家悄悄跟老汉说，这只老狗看门，从没失窃过。张老汉半信半疑。卖家赶紧说再减五十。买家不看好的货色及时减价是上策。看在两百五的份上，老汉把老狗牵走。

一年后，老汉遇到姨甥。姨甥大赞他的狗买得值，居然能潜伏有战术，追咬过五次贼了，其中一次与三贼搏斗，追出去一公里远。老汉听罢偷偷地笑，追过贼，证明失窃了，我这便宜老狗，虽然不凶猛，但一有风吹草动就躲进门怕得嗡嗡叫。卖狗者不相欺，家里还真没遭过贼。



【 够营养 】

与老公结婚多年，越来越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能聊的话题越来越少。每天除了吃饭、上班，就是睡觉。

于是，有一天吃过晚饭后，我就跟老公商量说：“亲爱的，以后我们能不能找些有营养的话题，天天说些没营养的你不觉得很无聊吗？”

只见老公狡黠地瞟了我一眼说：“嗯，我今天中午吃了鸡蛋、青菜、豆腐还有苹果，怎么样？够营养了吧，还不长肉呢。”

【 不是选择题 】

最近，老婆时常加班，所以家务活都是我来干。有一天，刚回到家就接到老婆布置任务的短信，只见短信上写着：A、洗衣服、B、做饭、C、拖地板、D、陪我散步。此刻，我的大脑里正在飞速运转着，想如何逃避这些繁琐的家务，一看短信，立马果断回复老婆说：我选D。过了没一会儿，老婆又发过来一条短信说：亲爱的，那是排序，不是选择题。孙立红



摇号

◆ 孙道荣

一大早，老黄就起来了，为全家人做早饭。平常，熬一锅稀饭，煎几个鸡蛋，一家人的早饭就对付过去了。今天不行。除了熬一锅稀饭，煮了几个鸡蛋之外，老黄还给每个人摊了一块大面饼，两个馒头，外加一根大红薯。

老黄说，你们都给我吃饱了，吃撑了，这样，才有力气对付今天的恶战。

老黄口中的“恶战”，不是和谁打架，而是去排队，摇号。

说到这摇号，老黄一肚子苦水。孙子小明快上学了，家门口的小学校，忽然因为生源太多，容不下，开始实行摇号。摇上号的，就近上学，摇不上的，就不得不舍近求远，去几里之外的一个新办小学上学。今天是摇号日，孙子能不能就近上学，在此一摇。老黄一家，能不着急上火吗？

本来是儿子大黄去学校摇号的，但不巧的是，今天也是车牌摇号日。除了孙子小明外，老黄一家四口，都一直在报名参加车牌摇号，大半年下来了，一次也没摇中。据说，这个月市里放的车牌号比往年多，也就是说，中签的几率大增，能不能摇上号，在此一举。老黄家至今还没有一辆车，眼见着孙子就上学了，每天需要接送，如果能就近还好，倘若不幸没摇上号，不得不去几里外的新学校上学，没有汽车，可怎么接送？简直不敢想象。一家人商量后决定，大黄一直在代表全家参加车牌的摇号，情况已经非常熟悉，他还是继续去参加车牌的摇号，儿媳娟和老太太一起，带着孙子去学校摇号。

老黄也没闲着，他要去参加一个更加重要的摇号——买房摇号。

提到房子，那更是老黄心头永远的痛。

早些年，房子便宜，可是，老黄为了培养儿子读书、结婚，差不多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儿子成家后，不得不和他们老两口，挤在一个屋檐下。这几年条件好些了，好不容易攒了些钱，正准备给儿子付个首付，买个房子，不料，在房价一再暴涨的同时，房源突然也紧张起来了，拿着钱也买不到房了，要摇号。老黄已经起早摸黑，去几个楼盘的售楼处排队，填表，摇号，一次未中。今天，又一个楼盘摇号，老黄前几天就去排了队填了表，只等今日公开摇号了。

一家人吃好了早饭，各奔东西，分头去摇号。

老黄最后一个离开家，追上大黄和儿媳他们，又给他们每人塞了两个煮鸡蛋。儿媳不想要，嫌鸡蛋难吃，老黄急了，谁知道要摇到什么时候？到时候，它就好吃了。

出了小区门，大黄向东而去；儿媳和老太太，牵着小孙子，向南而去；老黄自己，则向北而去。

这是多么晴朗的一天。六月初的阳光，仿佛就能将树叶的汁烤出来。

傍晚，老黄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回到家。

不用问，从他的脸色就能看出来，又没摇中。儿子的房子，又一次泡汤了。

大黄也回来了，他倒是一脸平静，与他每次去摇号回来一样。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，自然也没什么失望。至少，脸上看起来是这样。

但喜悦还是有的。儿媳和老太太这组，旗开得胜，成功地给孙子小明摇到了一个学位，也就是说，秋

天，小明可以就近上学了。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。老黄和大黄没有摇到号的失落，仿佛一扫而空。

老黄又辛苦地为全家烧好了晚饭。大家都饿坏了，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。

都吃好了，谁来洗碗呢？

谁也不想洗，谁都似乎没有了力气。以前，大多是老黄像个老黄牛一样，默默地再把碗洗干净，把厨房收拾整齐。但是，今天，老黄是真的累了。

忽然，小明奶声奶气地说，爷爷，那我们摇号吧，谁摇中了，谁洗碗。

老黄噗嗤一声乐了，洗个碗摇什么号？再说，我们拿什么摇？

小明说，爸爸今天买了个摇号机。

老黄愣愣地看着儿子大黄。大黄讪讪一笑，今天去摇号车牌，还是没摇上。正好，他们有几个旧的摇号机要处理，也不贵，就百把元一台。我就买了一台，寻思着回来琢磨琢磨，说不定能从中找到什么中签的秘诀。

老黄无奈地摇摇头，这小子，久摇不中，怕是有点中邪了。

老黄对大黄说，那你就试试这玩意吧，顺便摇一摇，今天谁来把锅碗洗了。

大黄写了4个号码，扔进摇号机里。1号是老黄，2号是老太太，3号是大黄，4号是黄媳妇。孙子小明歪歪扭扭写了个“5”，也扔了进去，说，我是5号。

摇号结果是，5。

小明激动得又蹦又跳。

老黄叹了口气，你们都歇着吧。说着，走进了厨房。



明人看世界



荒诞的真实